

儒

林

外

史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話說南京城裏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
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樓子換上涼篷撐
了進來船艙中間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
擺着宜興沙壺極細的成窰宣窰的杯子烹的
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遊船的備了酒和餚饌
及果碟到這河裏來游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
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到天

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映著河裏
上下明亮自文德橋至利涉橋東水關夜夜笙
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
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
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纔歇國子監的武書是
四月盡間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
了一席果碟沽幾筋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
武書在河裏游游清早請了武書來在河房裏
吃了飯開了水門同下了船杜少卿道正字兒

我和你先到淡冷處走走叫船家一路蕩到進
香河又蕩子回來慢慢吃酒吃到下午時候兩
人都微微醉了蕩到利涉橋上岸走走見馬頭
上貼着一個招牌上寫道毘陵女士沈瓊被精
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巷內賜顧者
幸認毘陵沈招牌便是武書看了大笑道杜先
生你看南京城裏偏有許多奇事這些地方都
是開私門的女人住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
了却掛起一個招牌來豈不可笑杜少卿道這

樣的事我們管他怎的且到船上去煨茶吃便同下了船不吃酒了煨起上好的茶來二人吃著閒談過了一回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照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到了月牙池見許多游船在那裏放花炮內有一隻大船掛著四盞明角燈鋪着涼簟子在船上中間擺了一席上面坐著兩個客下面主位上坐著一位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綴脚下涼鞋黃慶面龐清清疎疎三絡白鬚橫頭坐著一個少年白淨

面皮微微幾根鬍子眼張失落在船上兩邊看
女人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書認
得那兩個客一个是盧信侯一个是莊紹光却
認不得那兩個人莊紹光看見二人立起身來
道少卿兄你請過來坐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
船主人和二位見禮便問尊姓莊紹光道此位
是天長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
天長杜先生當初有一位做贛州太守的可是
貴本家杜少卿驚道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

四十年前與尊大人終日相聚叙祖親尊翁還是我的表兄杜少卿道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麼那主人道豈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姪當年幼不曾會過今幸會見表叔失敬了從新同莊濯江叙了禮武書問莊紹光道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莊徵君笑道這還是舍姪却是先君受業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別了四十年近日纔從淮揚來武書又問此位莊濯江道這便是小兒也過來見了禮齊坐下莊濯江叫從新

拿上新鮮酒來奉與諸位喫莊濯江就問少卿
兄幾時來的寓在那裏莊紹光道他已今在南
京住了八九年了尊居現在這河房裡莊濯江
驚道尊府大家園亭花木甲於江北爲甚麼肯
搬在這裡莊紹光便把少卿豪舉而今黃金已
隨手而盡略說了幾句莊濯江不勝歎息說道
還記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廣烏衣韋四先生
寄了一封書子與我說他酒量越發大了二十
年來竟不得一回勸醉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吃

了一壘九年的陳酒醉了一夜心裏快暢的緊
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我彼時不知府上
是那一位做主人今日說起來想必是少卿兄
無疑了武書道除了他誰人肯做這一個雅東
杜少卿道韋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莊濯江道
這是我髫年的相與了尊大人少時無人不敬
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我至今想起形容笑
貌還如在目前盧信侯又同武書談到太伯祠
大祭的事莊濯江拍膝嗟歎道這樣盛典可惜

來遲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將來也要怎的尋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會我就有趣了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一直飲到半夜在杜少卿河房前見那河裏燈火闌珊笙歌漸歇耳邊忽聽得玉簫一聲衆人道我們各自分手罷武書也上了岸去莊濯江雖年老事莊紹光極是有禮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上去回家莊濯江在船上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還自己同上岸家人打燈籠同盧信侯送到莊紹光家方

纔回去莊紹光畱盧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舊
同往湖園去了莊濯江次日寫了莊潔率子非
熊的帖子來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蓮花橋來回
拜畱著談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後湖會着莊紹
光莊紹光道我這舍姪亦非等閒之人他四十
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那合本的人窮
了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
讓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個疲驢出了泗
州城這十數年來往來楚越轉徙經營又自致

數萬金纔置了產業南京來住平日極是好友
敦倫替他尊人治喪不會要同胞兄弟出過一
個錢俱是他一人獨任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
歸的他就殯葬他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教訓最
是敬重文人流連古蹟現今拿着三四千銀子
在雞鳴山修曹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
約衡山兄來替他做一個大祭杜少卿聽了心
裏歡喜說罷辭別去了轉眼長夏已過又是新
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滿城的

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河十里之內降真香燒的有如烟霧溟濛那鼓鉢梵唄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個南京秦淮河變做西域天竺國到七月二十九日清涼山地藏勝會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到頭都把眼閉着只有這一夜纔睜開眼若見

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就只當是一年到頭
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
以這一夜南京人各家門戶都搭起兩張桌子
來兩枝通宵風燭一座香斗從大中橋到清涼
山一條街有七八里路點得像一條銀龍一夜
的亮香烟不絕大風也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
來燒香看會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裏也同
房主人娘子去燒香回來沈瓊枝自從來到南
京掛了招牌也有來求詩的也有來買斗方的

也有來托刺綉的那些好事的惡少都一傳兩
兩傳三的來物色非止一日這一日燒香回來
人見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後面走的就有百
十人莊非熊却也順路跟在後面看見他走到
王府塘那邊去了莊非熊心裡有些疑惑次日
來到杜少卿家說這沈瓊枝在王府塘有惡少
們去說混話他就要怒罵起來此人來路甚奇
少卿兄何不去看看杜少卿道我也聽見這話
此時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難而來此地

我正要去問他當下便留莊非熊在河房看新月又請了兩個客來一個是遲衡山一個是武書莊非熊見了說些閑話又講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杜少卿道無論他是怎樣果真能做詩文這也就難得了遲衡山道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還數不清還那個去求婦女們的詩文這個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書道這個却奇一個少年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

恐怕世上斷無此理只恐其中有甚麼情由他
既然會做詩我們便邀了他來做做看說著吃
了晚飯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鈎漸漸的
照過橋來杜少卿道正字兄方纔所說今日已
遲了明日在舍間早飯後同去走走武書應諾
同遲衡山莊非熊都別去了次日武正字來到
杜少卿家早飯後同到王府塘來只見前面一
間底矮房屋門首圍著一二十人在那裡吵鬧
杜少卿同武書土前一看裏邊便是一個十八

九歲婦人梳着下路綰髮穿着一件寶藍紗大領披風在裡面支支喳喳的讓杜少卿同武書聽了一聽纔曉得是人來買繡香囊地方上幾個喇子想來拿回頭却無實跡到他罵了一場兩人聽得明白方才進去那些人看見兩位進去也就漸漸散了沈瓊枝看見兩人氣槩不同連忙接著拜了萬福坐定彼此談了幾句閒話武書道這杜少卿先生是此間詩壇祭酒昨日因有人說起佳作可觀所以來請教沈瓊枝

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裡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爲江湖之盜兩樣人皆不足與言今見二位先生旣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疑猜我的心腸我平日聽見家父說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個豪傑這句話不錯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還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內沈瓊枝道旣如此我就到府拜謁夫人好將心事細說杜少卿應諾同武書先別了出

來武書對杜少卿說道我看這個女人實有些
奇若說他是个邪貨他却不帶淫氣若是說他
是人家遣出來的婢妾他却又不帶賤氣看他
雖是个女流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他那般輕
倩的裝飾雖則覺得柔媚只一雙手指却像講
究勾搬冲的論此時的風氣也未必有車中女
子同那紅線一流人却怕是負氣闖狼逃了出
來的等他來時盤問盤問他看我的眼力如何
說着已回到杜少卿家門首看見姚奶奶背着

花籠兒來賣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來的正好
我家今日有个希奇的客到你就在這裡看看
讓武正字到河房裡坐着同姚奶奶進去和娘
子說了少刻沈瓊枝坐了轎子到門首下了進
來杜少卿迎進內室娘子接着兒過禮坐下奉
茶沈瓊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
着杜少卿坐在窓榻前彼此叙了寒暄杜娘子
問道沈姑娘看你如此青年獨自一個在客邊
可有个同伴的家裡可還有尊人在堂可曾許

字過人家沈瓊枝道家父歷年在外坐館先母已經去世我自小學了些手工針黹因來到這南京大邦去處借此餬口適承杜先生相顧相約到府又承夫人一見如故真是天涯知己了姚奶奶道沈姑娘出奇的針黹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看見他相公娘買了一幅綉的觀音送子說是買的姑娘的眞个畫兒也沒有那畫的好沈瓊枝道胡亂做做罷了見笑的緊須臾姚奶奶走出房門外去沈瓊枝在杜娘子面前

雙膝跪下娘子大驚扶了起來沈瓊枝便把塩商騙他做妾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說了一遍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還要追蹤而來夫人可能救我杜少卿道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个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他必要追蹤你這禍事不遠却也無甚大害正說着小廝進來請少卿武爺有話要說杜少卿走到河房裏只見兩個人垂着手站在榻子門口像是兩個差人少卿嚇了

一跳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怎麼直到這裏邊
來武書接應道是我叫進來的奇怪如今縣裏
據着江都縣緝捕的文書在這裏拿人說他是
宋益商家逃出來的一個妾我的眼色如何少
卿道此刻却在我家我家與他拿了去就像是
我家指使的傳到揚州去又像我家藏匿他他
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緊這個倒有些不妥帖武
正字道小弟先叫差人進來正爲此事此刻少
卿兄莫若先賞差人些微銀子叫他仍舊到王

府塘去等他自已回去再做道理拿他少卿依
着武書賞了差人四錢銀子差人不敢違拗去
了少卿復身進去將這一番話向沈瓊枝說了
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驚沈瓊枝起身道這
个不妨差人在那裡我便同他一路去少卿道
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且用了便飯武先生還
有一首詩奉贈等他寫完當下叫娘子和姚奶
奶陪着吃了飯自已走到河房裏檢了自已刻
的一本詩集等著武正字寫完了詩又稱了四

兩銀子封做程儀叫小厮交與娘子送與沈瓊枝收了沈瓊枝告辭出門上了轎一直回到手帕巷那兩個差人已在門口攔住說道還是原轎子抬了走還是下來同我們走進去是不必的了沈瓊枝道你們是都堂衙門的是巡按衙門的我又不犯法又不打欽案的官司那裡有個攔門不許進去的理你們這般大驚小怪只好嚇那鄉裡人說着下了轎慢慢的走了進去兩個差人倒有些讓他沈瓊枝把詩同銀子收

在一个首飾匣子裡出來叫轎夫你抬我到縣裡去轎夫正要添錢差人忙說道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我們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畱你臉面等你轎子回來你就是女人難道是茶也不吃的沈瓊枝見差人想錢也只不理添了二十四個轎錢一直就抬到縣裡來差人沒奈何走到宅門上回稟道孛的那个沈氏到了知縣聽說便叫帶到三堂回話帶了進來知縣看他容貌不差問道既是女流爲甚麼不守

閨範私自逃出又偷竊了宋家的銀兩潛踪在本縣地方做甚麼沈瓊枝道宋爲富強佔良人爲妾我父親和他涉了訟他買贖知縣將我父親斷輸了這是我共戴天之仇況且我雖然不才也頗知文墨怎麼肯把一個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故此逃了出來這是真的知縣道你這些事自有江都縣問你我也不管你旣會文墨可能當面做詩一首沈瓊枝道請隨意命一個題原可以求教的知縣指着堂下的槐樹

說道就以此爲題沈瓊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
七言八句來又快又好知縣看了賞鑑隨叫兩
个原差到他下處取了行李來當堂查點翻到
他頭面盒子裡一包碎散銀子一个封袋上寫
着程儀一本書一个詩卷知縣看了知道他也
和本地名士倡和簽了一張批備了一角關文
吩咐原差道你們押送沈瓊枝到江都縣一路
須要小心不許多事領了回批來繳那知縣與
江都縣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寫了一封書子裝

入關文內托他開釋此女斷還伊父另行擇婿。此是後事不題。當下沈瓊枝同兩個差人出了縣門僱轎子抬到漢西門外上了儀徵的船。差人的行李放在船頭上鎖伏板下安歇。沈瓊枝搭在中艙正坐下涼篷小船上又蕩了兩個堂客來搭船一同進到官艙。沈瓊枝看那兩個婦人時一個二十六七的光景一個十七八歲。喬素打扮做張做致的跟着一个漢子酒糟的一副面孔一頂破氈帽坎齊眉毛挑過一担行李。

來也送到中艙裏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下問道姑娘是到那裡去的沈瓊枝道我是揚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婦人道我們不到揚州儀徵就上岸了過了一會船家來稱船錢兩個差人啐了一口掣出批來道你看這是甚麼東西我們辦公事的人不問你要貼錢就夠了還來問我們要錢船家不敢言語向別人稱完了開船到了燕子磯一夜西南風清早到了黃泥灘差人問沈瓊枝要錢沈瓊枝道我昨日

聽得明白你們辦公事不用船錢的差人道沈姑娘你也太拿老了叫我們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這一毛不拔我們喝西北風沈瓊枝聽了說道我便不給你錢你敢怎麼樣走出船艙跳上崖去兩隻小腳就是飛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兩個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趕着扯他被他一個四鬥里打了一個仰八叉扒起來同那個差人吵成一片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氈帽的漢子做好做歹雇了一乘轎子兩個差人

跟着去了那漢子帶着兩個婦人過了頭道關
一直到豐家巷來靚面迎着王義安叫道細姑
娘同順姑娘來了李老四也親自送了來南京
水西門近來生意如何李老四道近來被淮清
橋那些開三嘴行的擠壞了所以來投奔老爺
王義安道這樣甚好我這里正少兩個姑娘當
下帶着兩個婊子回到家裡一進門來上面三
間草房都用蘆蓆隔着後面就是廚房廚房裡
一個人在那裡洗手看見這兩個婊子進來歡

喜的要不的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烟花窟裡惟
憑行勢誇官筆墨叢中偏去眠花醉柳畢竟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名士忽風流帶出一分脂粉氣然絕不向綺
羅叢中細寫其柔筋脆骨也想英姿颯爽自
是作者本來面目故化作女兒身爲大千說
法耶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話說兩個婊子纔進房門王義安向洗手的那
個人道六老爺你請過來看看這兩位新姑娘
兩個婊子擡頭看那人時頭戴一頂破頭巾身
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綢直綴腳底下穿了一雙
舊尖頭靴一副大黑麻臉兩隻的溜骨碌的眼
睛洗起手來自己把兩個袖子只管往上勒又
不像文又不像武那六老爺從廚房裡走出來

兩個姨子上前叫聲六老爺歪著頭扭著屁股
一隻手扯著衣服衿在六老爺跟前行個禮那
六老爺雙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
這裡就認得湯六老爺就是你的造化了王義
安道六老爺說的是姑娘們到這里全靠六老
爺照顧請六老爺坐拿茶來敬六老爺湯六老
爺坐在一張板櫈上把兩個姑娘拉着一邊一
個同在板櫈上坐著自己扯開褲腳子拿出那
一雙黑油油的肥腿來搭在細姑娘腿上把細

姑娘雪白的手拿過來摸他的黑腿吃過了茶
拿出一袋子檳榔來放在嘴裡亂嚼嚼的滓滓
渣渣淌出來滿鬍子滿嘴唇左邊一擦右邊一
偎都偎擦兩個姑娘的臉巴子上姑娘們拿出
汗巾子來揩他又奪過去擦夾肢窩王義安纔
接過茶杯站着問道大老爺這些時邊上可有
信來湯六老爺道怎麼沒有前日還打發人來
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的旗一首
大黃緞子的坐纛說是這一個月就要進京到

九月霜降祭旗萬歲爺做大將軍我家大老爺
做副將軍兩人竝排在一个毡條上站着磕頭
磕過了頭就做總督正說着撈毛的叫了王義
安出去悄悄說了一會話王義安進來道六老
爺在上方纔有个外京客要來會會細姑娘看
見六老爺在這裡不敢進來六老爺道這何妨
請他進來不是我就同他吃酒當下王義安領
了那人進來一个少年生意人那嫖客進來坐
下王義安就叫他稱出幾錢銀子來買了一盤

子驢肉一盤子煎魚十來篩酒因湯六老爺是
教門人買了二三十個雞蛋煮了出來點上一
個燈掛六老爺首席那嫖客對坐六老爺叫細
姑娘同那嫖客一板櫈坐細姑娘撒嬌撒癡定
要同六老爺坐四人坐定斟上酒來六老爺要
猜拳輸家吃酒贏家唱六老爺贏了一拳自己
啞着喉嚨唱了一個寄生草便是細姑娘和那
嫖客猜細姑娘贏了六老爺叫斟上酒聽細姑
娘唱細姑娘別轉臉笑不肯唱六老爺拿快子

在桌上催着敲細姑娘只是笑不肯唱六老爺道我這臉是簾子做的要捲上去就捲上去要放下來就放下來我要細姑娘唱一個偏要你唱王義安又走進來帮着催促細姑娘只得唱了幾句唱完王義安道王老爺來了那巡街的王把總進來見是湯六老爺纔不言語娘子磕了頭一同入席吃酒又添了五六篩直到四更時分大老爺府裡小狗子拿着都督府的燈籠說府裏請六爺六老爺同王老爺方纔去了

客進了房端水的來要水錢撈毛的來要花錢
又鬧了一會嫖子又通頭洗臉刷屁股比及上
床已雞叫了次日六老爺絕早來說要在這裡
擺酒替兩位公子餞行往南京恭喜去王義安
聽見湯大老爺府裏兩位公子來喜從天降忙
問六老爺是卽刻就來是晚上纔來六老爺在
腰裏摸出一封低銀子稱稱五錢六分重遞與
王義安叫去備一個七簋兩點的席若是辦不
來再到我這裡找王義安道不敢不敢只要六

老爺別的事上多挑他姐兒們幾回就是了這一席酒我們効六老爺的勞何況又是請府裏大爺二爺的六老爺道我的乖乖這就是在那行的話了只要你這姐兒們有福若和大爺二爺相厚起來他府裏差甚麼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珍珠放光的是寶我們大爺二爺你只要我得着性情就是撈毛的燒火的他也大把的銀子搵出來賞你們李四在旁聽了也着寔高興吩咐已畢六老爺去了這裡七手八腳整

治酒席到下午時分六老爺同大爺二爺來頭戴恩蔭巾一個穿大紅酒線直綴一個穿藕合酒線直綴脚下粉底皂靴帶着四個小厮大清天白日提着兩對燈籠一對上寫着都督府一對寫着南京鄉試大爺二爺進來上面坐下兩個婊子雙雙磕了頭六老爺站在旁邊大爺道六哥現成板櫪你坐着不是六老爺道正是要稟過大爺二爺兩個姑娘要賞他一個坐二爺道怎麼不坐叫他坐了兩個婊子輕輕試試扭

頭折頸坐在一條板櫬上拿汗巾子掩着嘴笑
大爺問兩個姑娘今年尊庚六老爺代答道一
位十七歲一位十九歲王義安捧上茶來兩個
婊子親手接了兩杯茶拿汗巾揩乾了杯子上
一轉的水漬走上去奉與大爺二爺大爺二爺
接茶在手吃着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幾時恭
喜起身大爺道只在明日就要走現今主考已
是將到京了我們怎還不去六老爺和大爺說
着話二爺越空把細姑娘拉在一條板櫬上坐

着同他捏手捏腳親熱了一回少刻就排上酒來叫的教門廚子備的教門席都是些燕窩鴨子雞魚六老爺自己捧着酒奉大爺二爺上坐六老爺下陪兩個婊子打橫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來六老爺逼于逼腳的坐在底下吃了一會酒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這一到京就要進場了初八日五更鼓先點太平府點到我們揚州府怕不要晚大爺道那里就點太平府貢院前先放三個炮把柵欄子開了又放三個炮把

大門開了又放三個炮把龍門開了共放九個大炮二爺道他這個炮還沒有我們老人家轆門的炮大大爺道畧小些也差不多放過了炮至公堂上擺出香案來應天府尹大人戴着襪頭穿着蟒袍行過了禮立起身來把兩把遮陽遮着臉布政司書辦跪請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進場來鎮壓請周將軍進場來巡場放開遮陽大人又行過了禮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進場來主試請魁星老爺

進場來放光六老爺嚇的吐舌道原來要請這些神道菩薩進來可見是件大事順姑娘道他裏頭有這些菩薩坐着虧大爺二爺好大膽還敢進去若是我們就殺了也不敢進去六老爺正色道我們大爺二爺也是天上的支曲星怎比得你姑娘們大爺道請過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書辦就跪請各舉子的功德父母六老爺道怎的叫做功德父母二爺道功德父母是人家中過進士做過官的祖宗方才請了進

來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請他進來
做甚麼呢大爺道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底
下還有一首黑旗那紅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
恩鬼墩着黑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怨鬼墩着
到這時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書辦點道恩鬼
進怨鬼進兩邊齊燒紙錢只見一陣陰風颯颯
的响滾了進來跟着燒的紙錢滾到紅旗黑旗
底下去了順姑娘道阿彌陀佛可見人要做好
人到這時候就見出分曉來了六老爺道像我

們大老爺在邇上積了多少功德活了多少人命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一枝紅旗那裏墩得下大爺道幸虧六哥不進場若是六哥要進場生生的就要給怨鬼拉了去大老爺道這是怎的大爺道像前科我宜興嚴世兄是個飽學秀才在場裏做完七篇文章高聲朗誦忽然一陣微微的風把蠟燭頭吹的亂搖掀開帘子伸進一個頭來嚴世兄定睛一看就是他相與的一個婊子嚴世兄道你已經死了怎麼來在這

裏那婊子望着他嘻嘻的笑嚴世兄急了把號板一拍那硯臺就翻過來連黑墨都倒在卷子
上把卷子黑了一大塊婊子就不見了嚴世兄
歎息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可憐下着大雨就交
了卷冒着雨出來在下處害了三天病我去看
他他告訴我如此我說你當初不知怎樣作踐
了這人他所以來尋你六哥你生平作踐了多
少人你說這大場進得進不得兩個姑娘拍手
笑道六老爺好作踐的是

他若進場我兩

个人就是他的怨鬼吃了一會六老爺啞着喉
嚨唱了一个小曲大爺二爺拍着腿也唱了一
个婊子唱是不消說鬧到三更鼓打着燈籠回
去了次日叫了一隻大船上南京六老爺也送
上船回去了大爺二爺在船上閒談着進場的
熱鬧處二爺道今年該是个甚麼表題大爺道
我猜沒有别的去年老人家在貴州征服了一
洞苗子一定是這個表題二爺道這表題要在
貴州出大爺道如此只得求賢免錢糧兩個題

其餘沒有了。一路說着就到了南京管家尤鬚子接着把行李搬到釣魚巷住下。大爺二爺走進了門，轉過二層廳後，一個旁門進去。却是三間倒坐的河廳收拾的到也清爽。兩人坐定看見河對面一帶河房也有硃紅的欄干，也有綠油的窗榻，也有斑竹的簾子，裏面都下着各處的秀才在那裡哼唧唧的念文章。大爺二爺才住下，便催着尤鬚子去買兩頂新方巾、考籃、句銅鈔、句號頂、句門帘、句火爐、句燭臺、句燭剪。

句 卷袋 句 每樣兩件趕着到鷺巖寺寫卷頭 句

交卷 句 又料理場食 句 月餅 句 蜜橙糕 句 蓮米

句 圓眼肉 句 人參 句 炒米 句 醬瓜 句 生薑 句 板

鴨 句 大爺又和二爺說把貴州帶來的阿魏帶

些進去恐怕在裏頭寫錯了字着急足足料理

了一天纔得停妥大爺二爺又自己細細一件

件的查點說道功名事大不可草草到初入早

上把這兩頂舊頭巾叫兩個小子帶在頭上抱

着籃子到貢院前伺候一路打從淮清橋過那

趕搶攤的擺着紅紅綠綠的封面都是蕭金鉉
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銑夫選的
時文一直等到晚儀徵學的秀才點完了才點
他們進了頭門那兩個小廝到底不得進去大
爺二爺自己抱着籃子背着行李看見兩邊蘆
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大爺二爺坐在地下
解懷脫腳聽見裏面高聲喊道仔細搜檢大爺
二爺跟了這些人進去到二門口接卷進龍門
歸號初十日出來累倒了每人吃了一隻鴨子

眠了一天三場已畢到十六日叫小廝拿了一個都督府的溜子溜了一班戲子來謝神少刻看茶的到了他是教門自己已有辦席的厨子不用外僱戲班子發了箱來跟着一个拿燈籠的拿着十幾個燈籠寫著三元班隨後一个人後面帶着二个漢手裏拿着一个拜匣到了寓處門首向管家說了傳將進去大爺打開一看原來是个手本寫着門下鮑廷璽謹具喜燭雙輝梨園一部叩賀大爺知道他是个領班子的

叫了進來鮑廷璽見過了大爺二爺說道門下
在這裡領了一個小班專伺候諸位老爺昨日
聽見兩位老爺要戲故此特來伺候大爺見他
爲人有趣畱他一同坐着吃飯過了一回戲子
來了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關夫子
的紙馬兩人磕過頭祭獻已畢大爺二爺鮑廷
璽共三人坐了一席鑼鼓响處開場唱了四齣
嘗湯戲天色已晚點起十幾副明角燈來照耀
的滿堂雪亮足足唱到三更鼓聲本已完鮑廷

鹽道門下這幾個小孩子跑的馬到也還看得
叫他跑一齣馬替兩位老爺醒酒那小戲子一
个个戴了貂裘簪了雉羽穿極新鮮的靠子跑
上場來串了一個五花八門大爺二爺看了大
喜鮑廷璽道兩位老爺若不見棄這孩子裏面
揀兩個畱在這裡伺候大爺道他們這樣小孩
子曉得伺候甚麼東西有別的好頑的去處帶
我去走走鮑廷璽道這個容易老爺這對河就
是葛來官家他也是我掛名的徒弟那年天長

杜十七老翁在這裏湖亭大會都是考過榜上有名的老翁明日到水襪巷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對門一個黑搶籬裏就是他家了二爺道他家可有內眷我也一同去走走鮑廷璽道現放着偌大的十二樓二老翁爲甚麼不去頑耍倒要到他家去少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說畢戲已完了鮑廷璽辭別去了次日大爺備了八把點銅壺兩瓶山羊血四端苗金六簍貢茶叫人挑着一直來到葛來官家敲開了門一個

大脚三帶了進去前面一進兩破三的廳上頭
左邊一個門一條小巷子進去河房倒在貼後
那葛來官身穿着夾紗的玉色長衫子手裡拿
着燕翎扇一雙十指尖尖的手凭在欄杆上乘
涼看見大爺進來說道請坐老爺是那裡的
大爺道昨日鮑師父說來官你家最好看水今
日特來望望你還有幾色非人事你權且收下
家人挑了進來來官看了喜逐顏開說道怎麼
領老爺這些東西忙叫大脚三收了進去你向

相公娘說擺酒出來大爺道我是教門不用大
輦來官道有新買的極大的揚州螃蟹不知老
爺用不用大爺道這是我們本地的東西我是
最歡喜我家伯伯大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
想的要不得也不得一隻吃吃來官道太老爺
是朝裏出仕的大爺道我家太老爺做着貴州
的都督府我是回來下場的說着擺上酒來對
着那河裏煙霧迷離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
行船的人往來不絕這葛來官吃了幾杯酒紅

紅的臉在燈燭影裡擎着那纖纖玉手只管勸湯大爺吃酒大爺道我酒是够了倒用杯茶罷葛來官叫那大脚三把螃蟹殼同菓碟都收了去指了桌子拿出一把紫砂壺烹了一壺梅片茶兩人正吃到好處忽聽見門外嚷成一片葛來官走出大門只見那外科周先生紅着臉腆着肚子在那裡嚷大脚三說他倒了他家一門口的螃蟹殼子葛來官才待上前和他講說被他劈面一頓臭罵道你家住的是海市蜃樓台

該把螃蟹殼倒在你門口爲甚麼送在我家來
難道你上頭兩隻眼睛也撐大了彼此吵鬧還
是湯家的管家勸了進去剛才坐下那尤鬍子
慌忙跑了進來道小的那里不找尋大爺却在
這裡大爺道你爲甚事這樣慌張尤鬍子道二
爺同那個姓鮑的走到東花園鷺峯寺旁邊一
個人家吃茶被幾個喇子圍着把衣服都剝掉
了那姓鮑的嚇的老早走了二爺關在他家不
得出來急得要死那間壁一個賣花的姚奶奶

說是他家姑老太把住了門那里溜得脫大爺聽了慌叫在寓處取了燈籠來照着走到鷲峯寺間壁那裏幾個喇子說我們好些時沒有大紅日子過了不打他的醮水還打那個湯大爺雄赳赳的分開衆人推開姚奶奶一拳打掉了門那二爺看見他哥來兩步做一步溜出來了那些喇子還待要攔住他看見大爺雄赳赳的又打着都督府的燈籠也就不敢惹他各自都散了兩人回到下處過了二十多天貢院前藍

單取進墨漿去知道就要揭曉過了兩日放出榜來第兒兩個都沒中坐在下處足足氣了七八天領出落卷來湯由三本湯實三本都三篇不中看完兩個人駁着大罵廩官主考不通正罵的與頭貴州山門的家人到了遞上家信來兩人拆開來看因這一番有分教桂林杏苑空以魂夢之遊 關龍爭又見戰征之事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話說湯大爺湯二爺領出落卷來正在寓處看了氣惱只見家人從貴州鎮遠府來遞上家信兩人折開同看上寫道生苗近日頗有蠢動之意爾等於發榜後無論中與不中且來鎮署要緊大爺看過向二爺道老人家叫我們到衙門裏去我們且回儀徵收拾收拾再打算長行當下喚尤鬍子叫了船算還了房錢大爺二爺坐

了轎小廝們押着行李出漢西門上船葛來官聽見買了兩隻板鴨幾樣茶食到船上送行大爺又悄悄送了他一個荷包裝着四兩銀子相別去了當晚開船次早到家大爺二爺先上岸回家纔洗了臉坐下吃茶門上人進來說六爺來了只見六老爺後面帶着一個人走了進來一見面就說道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勦苗子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開科大爺二爺一齊中了我們老爺封了候那一品的蔭襲料

想大爺二爺也不稀罕就求大爺賞了我等我
戴了紗帽給細姑娘看看也好叫他怕我三分
大爺道六哥你掙一頂紗帽單單去嚇細姑娘
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二爺道你
們只管說話這個人是那里來的那人上來磕
頭請安懷裡拿出一封書子來遞上來六老爺
道他姓臧名喚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
哥寄來的說臧岐爲人甚妥帖薦來給大爺二
爺使喚二爺把信折開同大爺看前頭寫着些

請問老伯安好的話後面說到臧岐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其人頗可以供使令等語大爺看過向二爺說道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他了既是他薦來的人畱下使喚便了臧四磕頭謝了下去門上人進來稟王漢策老爺到了在廳上要會大爺道老二我同六哥吃飯你去會會他罷二爺出去會客大爺叫擺飯同六老爺吃着二爺送了客回來大爺問道他來說甚麼二爺道他說他東家

萬雪齋有兩船並也就在這兩日開江托吾們在路上照應照應二爺已一同吃飯吃完了飯六老爺道我今日且去着明日再來送行又道二爺若是得空還到細姑娘那裡瞧瞧他去我先去叫他那里等着大爺道六哥你就是個討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婊子六老爺笑着去了次日行裏寫了一隻大江船尤鬍子臧四同幾個小廝搬行李上船門槍旗牌十分熱鬧六老爺送到王泥灘說了幾句

分別的話纔叫一个小船蕩了回去這里放炮
開船一直往上江進發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
大作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彎了船那江裏
白頭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疊雪的一般只見
兩隻大鹽船被風橫掃了抵在岸邊便有兩百
隻小撥船岸上來了兩百个兇神也似的人齊
聲叫道塩船攔了淺了我們快幫他去起撥那
些人駕了小船跳在塩船上不由分說把他艙
裏的子兒塩一包一包的儘興搬到小船上那

兩百隻小船都裝滿了一個人一把槳如飛的
棹起來都穿入那小港中無影無踪的去了那
船上管船的舵工押船的朝奉面面相覷束手
無策望見這邊船上打着貴州總鎮都督府的
旗號知道是湯少爺的船都過來跪下哀求道
小的們是萬老爺家兩號鹽船被這些強盜生
生打劫了是二位老爺眼見的求老爺做主搭
救大爺同二爺道我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
但這失賊的事該地方官管你們須是到地方

官衙門遞呈紙去朝奉們無法只得依言具了呈紙到彭澤縣去告那知縣接了呈詞卽刻陞堂將舵工朝奉水手一千人等都叫進二堂問道你們鹽船爲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舵工道小的們的船被風掃到岸邊那港裡有兩百隻小船幾百個兇神硬把小的船上鹽包都搬了去了知縣聽了大怒道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裡有這等事分明是你這奴

才攬載了商人的塩斤在路夥着押船的家人
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爲由希圖抵
賴你到了本縣案下還不實說麼不由分說撒
下一把籤來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
翻二十毛板打的皮開肉綻又指着押船的朝
奉道你一定知情夥賴快快向我實說說着
那手又去摩着籤筒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
長大的近年有了幾莖鬍子主人纔差他出來
押船嬌皮嫩肉何曾見過這樣官刑今番見了

屁滾尿流憑着官叫他說甚麼就是甚麼那裡
還敢頂一句當下磕頭如搗蒜只求饒命知縣
又把水手們嚷罵一番要將一千人寄監明日
再審朝奉慌了急急叫了一個水手托他到湯
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湯大爺叫臧岐拿了帖
子上來拜上知縣說萬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
心失去的鹽斤也還有限老爺已經責處過管
船的叫他下次小心寬恕他們罷知縣聽了這
話叫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爺說曉得遵命了

又坐堂叫齊一千人等在面前說道本該將你
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這是本縣開恩恕你
初犯扯个淡一齊趕了出來朝奉帶着舵工到
湯少爺船上磕頭謝了說情的恩捻着鼻子回
船去了次日風定開船又行了幾程大爺二爺
由水登陸到了鎮遠府打發尤鬍子先往衙門
通報大爺二爺隨後進署這日正陪着客請的
就是鎮遠府太守這太守姓雷名驥字康錫進
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是个老科目大興縣人

由部郎陞了出來在鎮遠有五六年苗情最爲
熟習雷太守在湯鎮臺西廳上吃過了飯拿上
茶來吃着談到苗子的事雷太守道我們這里
生苗熟苗兩種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從來也
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會鬧起來那大石崖
金狗洞一帶的苗子尤其可惡前日長官司田
德稟了上來說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別
莊燕捉去不肯放還若是要他放還須送他五
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大老爺你議議這件

事該怎麼一個辦法湯鎮臺道馮君瑞是我內地生員關系統他如何敢拿了去要起贖身的價銀來目無王法已極此事並沒有第二議惟有帶了兵馬到他洞裡把逆苗盡行勦滅了捉回馮君瑞交與地方官究出起釁情由再行治罪舍此還有別的甚麼辦法雷太守道大老爺此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爲了馮君瑞一個人興師動衆愚見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裡宣諭苗酋叫他好好送出馮君瑞這事也就

可以罷了湯鎮臺道太老爺你這話就差了譬如田土司到洞裡去那逆苗又把他畱下要一千兩銀子取贖甚而太老爺親自去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畱下要一萬銀子取贖這事將如何辦法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養活這些兵丁將備所司何事既然怕與師動衆不如不養活這些閒人了幾句就同雷太守說罷了雷太守道也罷我們將此事叙一個簡明的稟帖稟明上臺看上臺如何批下來我們遵照辦理

就是了當下雷太守道了多謝辭別回署去了
這里放炮封門湯鎮臺進來兩個乃郎請安叩
見了臧四也磕了頭問了些家鄉的話各自安
息過了幾日總督把稟帖批下來仰該鎮帶領
兵馬勦滅逆苗以彰法紀餘如稟速行繳這湯
鎮臺接了批稟卽刻差人把府裏兵房書辦叫
了來關在書房裡那書辦嚇了一跳不知甚麼
緣故到晚將三更時分湯鎮臺到書房裏來會
那書辦手下人都叫迴避了湯鎮臺拿出五十

兩一定大銀放在桌上說道先生你請收下我約你來不爲別的只爲買你一個字那書辦嚇的戰抖抖的說道大老爺有何吩咐處只管叫書辦怎麼樣辦書辦死也不敢受太老爺的賞湯鎮臺道不是這樣說我也不肯連累你明日上頭有行文到府裏叫我出兵時府裡知會過來你只將帶領兵馬四個字寫作多帶兵馬我這元寶送爲筆資並無別件奉托書辦應允了收了銀子放了他回去又過了幾天府裡會過

來催湯鎮臺出兵那文書上有多帶兵馬字樣
那本標三營分防二協都受他調遣各路糧餉
俱已齊備看看已是除夕清江銅仁兩協參將
守備稟道晦日用兵法所忌湯鎮臺道且不
要管他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苗子們今日過年
正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傳下號令遣清江參
將帶領本協人馬從小石崖穿到鼓樓坡以斷
其後路遣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從石屏山
直抵九曲崗以遏其前峰湯鎮臺自領本標人

馬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調撥已定往前進發
湯鎮臺道逆苗巢穴正在野羊塘我們若從大
路去驚動了他他踞了碉樓以逸待勞我們倒
難以刻期取勝因問臧岐道你認得可還有小
路穿到他後面臧岐道小的認得從香爐崖扒
過山去走鐵溪裡抄到後面可近十入里只是
溪水寒冷現在有水難走湯鎮臺這个不妨號
令中軍馬兵穿了油靴步兵穿了鴉子鞋一齊
打從這條路上前進且說那苗酋正在洞裡聚

集衆苗子男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馮君瑞本
是一個好棍又得了苗女爲妻翁婿兩個羅列
著許多苗婆穿的花紅柳綠鳴羅擊鼓演唱苗
戲忽然一个小卒飛跑了來報道不好了大皇
帝發兵來勦已經到了九曲崗了那苗酋嚇得
魂不附體忙調兩百苗兵帶了標槍前去抵敵
只見又是一個小卒沒命的奔來報道鼓樓坡
來了大衆的兵馬不計其數苗酋同馮君瑞正
慌張着急忽聽得一聲炮響後邊山頭上火把

齊明喊殺連天從空而下那苗首領着苗兵捨命混戰怎當得湯總鎮的兵馬長槍大戟直殺到野羊塘苗兵死傷過半苗酋同馮君瑞覓條小路逃往別的苗洞裡去了那里前軍銅仁守備後軍清江叅將都會合在野羊塘搜了巢穴將敗殘的苗子盡行殺了苗婆畱在軍中執炊爨之役湯總鎮號令三軍就在野羊塘扎下營盤叅將守備都到帳房裡來賀捷湯總鎮道二位將軍且不要放心我看賊苗雖敗他已逃往

別洞必然求了救兵今夜來劫我們的營盤不可不預爲防備因問臧岐道此處通那一洞最近臧岐道此處到豎眼洞不足三十里湯鎮臺道我有道理向叅將守備道二位將軍你領了本部人馬伏於石柱橋左右這是苗賊回去必由之總路你等他回去之時聽炮響爲號伏兵齊起上前掩殺兩將聽令去了湯總鎮叫把收畱的苗婆內中揀會唱歌的都梳好了椎髻穿好了苗錦赤着脚到中軍帳房裏歌舞作樂却

把兵馬將士都埋伏在山坳裡果然五更天氣
苗酋率領着監眼洞的苗兵帶了苗刀拿了標
鎗悄悄渡過石柱橋望見野羊塘中軍帳裡燈
燭輝煌正在歌舞一齊吶聲喊撲進帳房不想
撲了一個空那些苗婆之外並不見有一個人
知道是中了計急急往外跑那山坳裡伏兵齊
發喊聲連天苗酋拚命的領着苗兵投石柱橋
來却不妨一聲炮響橋下伏兵齊出幾處夾攔
趕殺前來還虧得苗子的腳底板厚不怕礮礮

荆棘就如驚猿脫兔漫山越嶺的逃散了湯總
鎮得了大勝檢點這三營兩協人馬無大損傷
唱着凱歌回鎮遠府雷太守接着道了恭喜問
起苗酋別莊燕以及馮君瑞的下落湯鎮喜道
我們連贏了他幾仗他們窮賊逃命料想這兩
个已經自戕溝壑了雷太守道大勢看來自是
如此但是上頭問下來這一句話却難以登答
明明像个飾詞了當下湯鎮臺不能言語回到
衙門兩個少爺接着請了安却爲這件事心裡

十分躊躇一夜也不會睡着次日將出兵得勝
的情節報了上去總督那里又批下來同雷太
守的所見竟是一樣專問別莊燕馮君瑞兩名
要犯務須刻期拿獲解院以憑題奏等語湯鎮
臺着了慌一時無法只見臧岐在旁跪下稟道
生苗洞裡路經小的都認得求老爺差小的前
去打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便好設法擒捉他
了湯鎮臺大喜賞了他五十兩銀子叫他前去
細細打探臧岐領了主命去了八九日回來稟

道小的直去到監眼洞探得別莊燕因借兵劫營輸了一仗洞裡苗頭和他惱了而今又投到白蟲洞那里去小的又尋到那里打探間得馮君瑞也在那里別莊燕只贖了家口十幾个人手下的兵馬全然沒有了又聽見他們設了一計說我們這鎮遠府裡正月十八日鏡溪裡的神道出現滿城人家家家都要閉門梁避他們打算到這一日扮做鬼怪到老爺府裡來打劫報仇老爺須是防範他爲妙湯鎮臺聽了道我

知道了又賞了臧岐羊酒叫他歇息去果然鎮
遠有个風俗說正月十八日鎮溪裡龍神嫁妹
子那妹子生的醜陋怕人看見差了多少的蝦
兵蟹將護衛着他嫁人家都要关了門不許出
來張看若是偷着張看被他瞧見了就有疾風
暴雨平地水深三尺把人民要淹死無數此風
相傳已久到了十七日湯鎮臺將親隨兵丁叫
到面前問道你們那一个認得馮君瑞內中有
一个高挑子出來跪稟道小的認得湯鎮臺道

好便叫他穿上一件長白布直裰戴上一頂紙糊的極高的墨帽子搯上一臉的石灰妝做地方鬼模樣又叫家丁粧了一班牛頭馬面魔王夜叉極猙獰的怪物吩咐高挑子道你明日看見馮君瑞即便捉住重重有賞布置停當傳令管北門的天未明就開了城門那別莊燕同馮君瑞假扮做一班賽會的各把短刀藏在身邊半夜來到北門看見城門已開即奔到總兵衙門馬號的牆外十幾個人各將兵器拿在手裡

扒過牆來去裡邊月色微明照著一个大空院子正不知從那里進去忽然見牆頭上伏着一個怪物手裡拿著一個糖鑼子噹噹的敲了兩下那一堵牆就像地動一般滑喇的憑空倒了下來幾十條火把齊明跳出幾十個惡鬼手執鋼叉畱客住一擁上前這別莊燕同馮君瑞着了這一嚇兩隻腳好像被釘釘住了的地方鬼走上前一鈎鑷鎗勾住馮君瑞喊道拿住馮君瑞了衆人一齊下手把十幾個人都拿了一個

也不曾溜脫拿到二堂湯鎮臺點了數次日解到府裡雷太守聽見拿獲了賊頭和馮君瑞亦甚是歡喜卽請出王命尙方劍將別莊燕同馮君瑞梟首示衆其餘苗子都殺了具了本奏進京去奉上諭湯奏辦理金狗洞匪苗一案率意輕進糜費錢糧着降三級調用以爲好事貪功者戒欽此湯鎮臺接着抄報看過歎了一口氣部文到了新官到任送了印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打點回家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將軍已去

悵大樹之飄零名士高談謀先人之窸窣未知
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